

一九一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保羅·海才（德國）

Paul Heyse

得獎評語：

「表揚這位抒情詩人、戲劇家、小說家，以及舉世聞名的短篇小說家在他漫長而多產的創作生涯中，所達到的充滿理想主義精神之藝術臻境。」

111/31/0702

頒 獎 辭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
C. D. 奧·威爾森

獲得本屆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有好幾個國家的許多著名作家，瑞典學院已決定將該獎頒給一位作家，他的提名獲得了六十多位德國藝術家、文學家和哲學家的支持，他就是保羅·海才。這個名字復甦了我們對青春期及成年時代的記憶；尤其，我們仍記得他的短篇小說所給予人的文學性喜悅。雖上了年紀，他仍精力充沛，如果評審委員會是將此殊榮頒給最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以表示讚美的話，他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評審委員會並不受年齡問題的牽掣，當然也包括除了具有真實價值性的任何問題。

保羅·海才於西元一八三〇年生於柏林，他的父親是哲學家卡爾·威爾漢·海才，一位文雅而又堅毅的學者。從猶太籍母親茱莉·沙林身上，海才可能繼承了熱情而活潑的氣質。海才在許多方面顯示出對大自然的熱愛，有幸生長於一個對他呵護備至的家庭。他的求學時代過得很快，學習力強，有一段時間就讀於柏林，後來在波昂大學跟著腓特烈·迪茲研究浪漫小說語言學，西元一八五二年在柏林獲得博士學位。其後海才獲得獎學金而得以到義大利旅行，因此通曉該國的藝術和文學。接著他的贊助人——詩人伊曼紐爾·該伯爾向他介紹了一位藝術史學家，不久後，

海才便和其女瑪格麗特·庫格勒訂婚。他不知道如何找到工作，該伯爾再次幫助他，使其免除物質上的一切困擾。蒙該伯爾的推薦，在慕尼黑馬克西米連二世授與他一名義教授的職位。他的惟一職責在於參加皇上召開的文學晚會。西元一八五四年五月十五日，他和瑪格麗特成婚，喜氣洋洋的年輕夫婦乃定居於慕尼黑，從那時起海才就住在那兒，除了偶爾逗留於他喜愛的義大利。接著他成為繁盛人文生活的中心人物。海才傳記的詳細記載裏，只提及瑪格麗特逝世後的幾年他再婚，這次的對象是迷人的安娜·舒巴特。

西元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二年之間，海才寫了第一部散文體小說，分為四冊，成了這一類型的名家。在海才諸多小說中，值得一提的有「驕傲的姑娘」（一八五三）；「安德瑞·臺芬」（一八五九），饒富威尼斯色彩；具有強烈感的「尼瑞娜」（一八七五），係描述雷奧帕第①的生活插曲；以及具有深奧道德觀的「母親的肖像」（一八五九）；還有描寫奇妙的抒情詩人的小說「馬利恩」（一八五五）。在他的小說裏，海才保持其作品的嚴密準則，不刻意去製造故事的魅力和奔放不羈。他拓展自己的小說理論。至於「小說的文學價值」，他寫到，「應該代表著重要的人類命運。所闡述的不必是每天的遭遇，但應該向我們透露出人性新的一面。視野狹窄的故事必須講求緊湊性。」

名正言順地說，海才乃是現代心理學小說的開創者，他的小說裏難得有偏見，這可能就是

①雷奧帕第 (Giacomo Leopardi)：生於一七九八年，死於一八三七年，義大利抒情詩人。重要的作品有「道德性的小冊子」和「思想」等。

們獨愛他兩部具有歌德式客觀性的長篇小說——「人間孩童」(一八七二)與「在樂園裏」(一八七五)——的理由，兩者探討的是道德問題，前者論及的是自狹窄教條中尋找道德的獨立性，後者則討論對抗苛刻清教徒的防禦術。兩部作品均明顯地發揚了作者的人道精神。「在樂園裏」還生動地描述了慕尼黑藝術家家的世界。而「反抗潮流」(一九〇四)裏，海才以反對決鬥的態度，勇敢地向根深蒂固的偏見提出挑戰。「維納斯的誕生」(一九〇九)，闡明了特異的青春力量，該書去年出版，書中所採用的雙重手法——從偏狹的禁慾主義裏維護藝術自由，並對摹仿低俗、平庸、簡單心態的自然主義予以爭辯——藉以他一貫而堅決地拓展他畢生所追求的美感信念。無論如何，海才不只是小說和短篇故事的作家，他也是當代德國最重要的抒情詩人。他以韻文寫成風格明朗的小說，其中採用三行體①的「蝶蝶」(一八七九)尤其令人難忘。戲劇雖非他本行，他究竟也寫過出色的劇本，從總數超過五十部中可挑出兩部來談——一是具有愛國意識的「科爾堡」(一八六五)，一是有趣的劇本「哈德里安」(一八六五)。劇中哈德里安的智慧和悲傷以一種最令人感動的手法被結合、被表現出來。

海才的品味非常獨立，雖然，「冒牌者與黑爾格爾地的維京人」(*The Pretenders and Vikings at Helgeland*)備受他的朋友易卜生(Ibsen)的推崇，他卻不喜歡鬼怪式和成批象徵性手法的劇本。他的音樂素養很深，然對華格納的感動力不及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蕭邦和布

①三行體(*terza rima*)源於義大利之一種詩體，三行爲一節，每行十一音節，每節之第二行與下一節之第一第三兩行押韻。

拉姆斯作品來得深。

在一生的重要關頭時，海才都保有了相同的自我獨立性。當他的朋友該伯爾寫了一首詩給威廉王，在信中表明他請求一個在普魯士治下的統一德國的意願，作為巴伐利亞宮廷詩人的他因而被停薪。海才也寫了一封禮貌函請求革職，因為他同意該伯爾的每一個觀點，而且希望分擔他的命運。

海才在義大利的知名度幾乎與德國不相上下，他的無數精美譯品使得義大利文學揚名於德國。由於他，雷奧帕第 (Leopardi)、曼佐尼 (Manzoni) ①、佛斯哥洛 (Foscolo) ②、蒙狄 (Monti)、巴利尼 (Parini) ③和吉斯狄 (Giusti) ④的作品被廣泛閱讀和激賞。

若是以為赫赫有名的海才——這位經常被喚作幸運的桂冠受愛者——總是無憂無慮，總是被

① 曼佐尼：生於一七八五年，死於一八七三年，義大利浪漫主義的唯一詩人。重要的作品有「聖靈降臨節」、「五月五日」等。

② 佛斯哥洛：生於一七七八年，死於一八二七年，係一位生在希臘覺悟的義大利詩人。重要的作品有「希臘女神」、「墳墓」等。

③ 蒙狄：生於一七五四年，死於一八二八年，義大利最後一位古典詩人。重要的作品有「黑森林的吟遊詩人」、「巴斯威利納」等。

④ 巴利尼：生於一七二九，死於一七九九年，預示義大利古典主義革新之機的神父詩人。重要的作品有「畫」等。

⑤ 吉斯狄：生於一八〇九年，死於一八五〇年，義大利獨立與統一戰爭時期的民族詩人。重要的作品有「風向計」、「勃蘭底西」等。

本國的領導階級所認可，這是錯誤的。作爲一個父親，他深受喪失幾個愛子之慟。他在詩性濃厚的歌曲裏表達了悲傷之情，無視於曲調的陰鬱，而綻放出無盡的美感。

論及文學觀，這位阿波羅化的迷人詩人享有早期的聲譽，乃是實情；然而他的詩觀曾一度改變，也是實情。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自然主義崛起，主宰了其後二十年的光景，夾其破壞偶像的攻勢，箭頭特別指向海才，此乃最強悍的敵對者。對那些不擇手段毀謗他的人而言，他是太和諧、太愛美、太希臘化了，他們要求感官反應、效果、怪異的放蕩不拘和醜惡事實的翻版。海才並不承認，他的感覺形式被他們粗魯的行爲所觸犯；他要求文學應以理想之光來看待生活，而使事實改觀。在詳細和充滿感性的小說「獸林」（一八九二）裏，他以陽剛的方式表達了他受傷的感覺。現在情勢已變，若不是自然主義者黨同伐異的話，海才或許早就被他的國家推薦得獎。現在奇蹟似乎改變一切，在任何地方這位光榮的老前輩被推崇；他是慕尼黑市的榮譽市民，該地的一條街道以他爲名；他已滿載榮耀。在多種榮譽中，經許多批評家的推薦，瑞典學院頒給這位老詩人諾貝爾獎的殊榮，以表彰其尊崇之意。

海才特立獨行，他以富於美感之情忠於真理，而採用外在的寫實來反映出內在的方法。席勒有句名言：「生活是真誠的，藝術則是冷靜的。」海才頗了解個中三昧，在他的生命與作品裏就表達了這種深奧的道理。美這個東西，應該被解放、被重新創造；既不該一味抄襲，也不該棄如敝屣，它應該具有高貴的樸實性，海才便是以這種觀點來顯示美。他不傳道，因那將剝奪了美的直接性，然而在他的作品裏卻充滿了智慧與高尚。他不說教，因人在徒勞無功後，將嚴重傷害到

對宗教的感情。雖然他強調宗教的倫理性甚於教條性，也表達了對每種肅穆信念的深重敬意。他是寬容的，而非漠不關心。他歌頌，然所讚美的是神聖之愛，而非世俗之愛。他喜歡忠於本性之人，尤其那些忠於其高超天性甚於低俗天性的個人，海才最具有惻隱之心。

在此慶祝場合，海才因病不能參加，我們感謝他的作品帶給無數人歡樂，且傳達我們的問候之意到他慕尼黑路易士街的家宅，該屋乃是他多年來寫詩的靈感之家。（林玉美譯）

註：保羅·海才因病不克參加瑞典學院的頒獎典禮，故致答辭從缺。

驕傲的姑娘

保羅·海才著
張伯權譯

太陽尚未出來，大片的灰霧籠罩着維蘇威火山，向着那不勒斯延伸過去，使得沿海的幾個小鎮都變得陰沉起來。海上風平浪靜。但在狹窄的海灣裏，高峻的索倫多岩崖下的小碼頭上，已經有幾個漁夫和他們的妻子，開始繁忙起來，忙着把粗大的繩子和昨晚撒在海裏捕魚的網罟曳進小船。另外有些人在整理他們的三桅船，準備張帆，有的從設有遮門鑿進岩石裏的大洞窟裏拖出槳和櫓，岩洞是用來夜裏收藏道具用的。誰也沒有偷懶，即使不再出海的老人也幫着拉網，平坦的屋頂上隨處可見老婦人，或是手裏拿着紡錘，或是替正在幫忙丈夫的女兒照顧孩子。

「看見沒有，拉克騰？神父在那邊。」一個老婦人對在身邊搖擺着小紡錘的十歲小姑娘說。「他剛上了安東尼諾的渡船，要到喀普里島去。天，這位可敬的先生好像還沒睡醒哩！」說時揮手向一位身材瘦弱，顏色和藹的神父打招呼。他剛剛在船上坐下來，小心翼翼地撩起黑色法衣的末尾，披搭在木椅上。岸上的人都暫時放下手裏的工作，目送神父啓程，神父親切地向左右領首致意。

「祖母，他爲什麼一定要到喀普里島去呢？」小女孩問道。「那兒的人沒有神父，一定要借

我們的嗎？」

「別傻了，」老婦人說。「他們有的是神父，還有許多美麗的教堂，甚至還有我們這裏沒有的隱士。不過那裏有一個貴婦人，她從前在索倫多住過很久，病得好厲害，結果在大家認為她活不過那夜時，神父便帶着聖餅到她那邊。幸而得到聖母的保佑，她又恢復了健康和活力，每天還能洗海水浴。當她遷居到喀普里島去時，捐獻了一大筆錢給教會，又佈施了窮人。據說，若非神父答應去看望她，接受她的告解，她是不願離開這裏的。因為她認為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神父，我們也真覺得能有他做我們的神父是件很幸運的事。他的才能不遜於樞機主教，大人先生都來向他求救。願聖母保佑他！」說時她向着正要撐開的小船揮揮手。

「噢，天氣就會變好吧？」神父一邊問，一邊疑惑地望向那不勒斯。

「太陽還未出來，」那個年輕人答道。「太陽出來了，霧就會散。」

「那麼走罷，趁天熱前趕到那兒。」

安東尼諾正撐緊船舵準備出海時，突然又停下了。這時，當他多到小碼頭那條下坡路的路頭，出現了一個苗條少女的身影，大步地從石路上走下來，一邊還揮舞着布塊，腋下挾一個小包，穿着非常寒酸，不過有一股高雅的氣質，祇是昂頭的模樣有點狂野，頭髮盤捲在額頭上，彷彿頂着冠冕似的。

「以諾等什麼呢？」神父問。

「那邊還有人要上船，大概也是要到喀普里島去的。神父，祇要你允許——不會有什麼妨礙

的，祇是一個幾乎還不滿十八歲的小姑娘。」

就在這時候，少女沿着路從那蜿蜒曲折的石牆後走了出來。「勞蕾娜！」神父喊道。「她到喀普里島做什麼呢？」

安東尼諾聳聳肩。少女眼看著前方，三腳兩步地趕過來。

「嗨，驕傲的姑娘！」幾個年輕船夫大聲喊道。若非敬重神父在場，他們也許會說得更多。少女對他們的招呼有著不屑理會的態度，似乎引起他們的不滿。

「妳好，勞蕾娜，」神父也打了一聲招呼。「最近如何呢？妳也要到喀普里島去啊？」

「神父，可以嗎？」

「妳問安東尼諾，他是船主。人人是自己財產的主人，如同天主是我們的主人一樣。」

「這裏有半卡令，」勞蕾娜嘴裏說着，卻沒有看着那年輕的船伕，「希望夠得上渡船費。」

「這點錢對妳比我還有用。」年輕人咕噥着，一邊把幾筐橘子推靠一起，為她騰出了一塊地方。這些橘子是他要運到喀普里去賣的，小島多岩礫，自產的不夠旅客的需要。

「我不願白坐你的船，」少女烏黑的眉毛抖動了一下。

「來罷，孩子，來，」神父說。「他是個老實的年輕人，不會賺妳這點錢就變富的。上來罷。」——他伸出手給她——「妳就坐在我旁邊。瞧，他還拿他的外套給妳當墊子，讓妳坐得軟些。」

他對我可沒這麼好，不過年輕人就是這樣，照顧一個少女比照顧十個神父還周到。好了，好了

，安東尼諾，你不必辯白。這是天主的安排，一樣喜歡的東西就放在一起。」

這時，勞蕾娜登上了船，把夾克移到一邊，一言不發地坐下來。青年船伕卻是沒有理睬，祇是嘴裏咕噥了幾句。然後他用力向堤頭一撐，小船如矢地射向狹灣。

「妳的小包裹是什麼啊？」神父問，船正滑行在海上，第一道陽光剛剛洒下來。

「神父，裏頭是絲、毛線和麵包。絲是要賣給島上一個做綬帶的女人，毛線是賣給另一個女人。」

「都是妳自己紡的嗎？」

「是的，神父。」

「我記得，妳也學過做綬帶。」

「是的，神父。不過母親舊病復發，我不能離開家，我們又買不起織布機。」

「哦，哦，病況更重了？可是復活節我去過妳們家，她還坐着呢。」

「春天對她總是最糟糕的季節。從那次大風暴和地震以來，她的背便一直發痛。」

「孩子，不要停止祈禱，祈禱聖母保佑，同時要動勸聽話，聖母才會聽見妳的禱告。」

停了一會，他又說：「當妳下到岸邊時，他們對妳呼喊：『嗨，驕傲的姑娘！』他們為何這麼叫妳？對於一個應該慈善謙遜的天主教徒，這樣的名字實在不雅。」

少女的臉紅了起來，兩眼閃爍。

「因為我不像別的姑娘一樣的唱歌跳舞，話說得少，他們便譏笑我。他們不該干涉我，我於

他們無害。」

「不過妳可以友善待人。如果別人生活輕鬆，要唱歌跳舞，那是他們喜歡。但是大家招招呵說幾句話，即使心裏有憂愁的人也是應該的。」

她垂頭低視，眉梢蹙得更緊，彷彿要把一雙黑眼睛藏到眉頭下。有一陣子，船上的人都默默無語。此刻，燦麗的陽光照射着山脊，維蘇威山巔突起雲層之上，山麓則仍然掩埋在雲霧裏。索倫多平原上的房屋在橘子園之間白閃閃的發亮。

「勞蕾娜，那個畫家，那個想要娶妳的那不勒斯人一直都不再有消息了嗎？」神父問。她搖搖頭。

「那時他來是要爲妳畫像，妳爲什麼沒答應呢？」

「他爲什麼單找上我呢？比我漂亮的女孩多的是。再說，誰知道他畫來做什麼用？我媽說，他也許要用來對我施妖術，傷害我的靈魂，甚至教我因此而死去。」

「不要相信這種罪惡的事，」神父認真的說。「主永遠照顧着妳，若非出於祂的意旨，誰也碰不着妳一根頭髮，不是嗎？難道妳以爲，他手裏拿了這樣一幅畫，便能比天主強嗎？——何況，妳看得出來他對妳並無惡意。否則她爲什麼要娶妳？」

她默默不語。

「妳爲什麼拒絕他呢？我看他倒是個好人，相貌也堂堂，比起妳現在靠這一點紡紗絞絲，他更能照料妳們母女兩人。」

「我們是窮人，」她激烈的說，「我媽又病了這麼久，我們祇會成爲他的負擔。何況我配不上他，如果他的朋友來看他，他一定會因我而覺得慚愧。」

「妳在亂說！我祇是告訴妳他是位好人，而且他願意搬到索倫多來住。像他這樣的人，是容易找到的，似乎是上天賜給妳們的貴人。」

「我不要嫁人，永遠不！」她說，語氣充滿抗議，似乎是在對着自己。

「妳是發過誓言，還是打算進修道院呢？」

她搖搖頭。

「人家責怪妳的執拗，雖然名字用得高雅，倒是說對了。妳應該想到這世界並非祇有妳一人，妳的頑固祇會使得妳母親的生活和疾病更加痛苦而已。妳有什麼充分的理由拒絕別人的援手呢？妳說給我聽，勞蕾娜！」

「我的確有理由。」她低聲而躊躇地說。「不過我不能說。」

「不能說？連對我也不能說嗎？我是妳告解的神父，妳平日不是打心底信任我嗎？或者妳並不相信我？」

她點點頭。

「孩子，妳放心。如果妳是對的，我將是第一個承認，可是妳年紀輕，閱歷不深，如果妳竟因爲幼稚的古怪念頭而丟棄了幸福，將來會後悔的。」

她向坐在船尾正用力搖船的青年，羞怯地瞥了一眼。他頭上的呢絨帽拉得很低，兩眼凝視船

邊的海浪，似乎沉陷於深思之中。神父跟着她的眼光望過去，一邊把耳朵更靠過去。

「你不瞭解我父親，」她低聲而語，露出悵鬱的眼神。

「妳的父親？我想他過世時妳恐怕十歲都還不到，願他靈魂已昇天堂，不過他與妳的頑固有什麼相干呢？」

「你不瞭解他，神父。你不知我母親的病完全就是因為他的緣故。」

「怎麼講呢？」

「因為他虐待她，對她拳打腳踢。我永遠忘不掉那些個他怒氣沖沖回到家裏的夜晚。她從來不說他一句話，什麼事都順着他。可是他卻動不動就打她，我的心就像碎了一般。我常常拉起床單蒙住頭，假裝睡着了，然而我卻哭了一整夜。待她躺在地上了，他又突然變了態度，伸手扶她起來，拼命地吻着她，直到她喊說不能呼吸了。母親不許我說出一句話來，然而她所受的創傷實在太深了，父親雖然已經死去多年，她的健康一直沒有恢復過來。如果她有天早死了——上天保佑她——我知道是誰殺了她。」

細瘦的神父不斷的搖搖頭，彷彿不知如何相信她的話才是。他終於說：「原諒他，一如妳母親一樣的原諒他。別讓那些悲慘的記憶一直留在心底，勞奮娜。好日子就要來了，妳會忘掉一切的。」

「我一輩子也不會忘掉，」她說着，渾身打了一個顫，「神父，你該知道，這是我願嫁人的原因，這樣我便不必依賴別人，免得先被人虐待而後又被愛撫。如果現在有人要打我或吻我，

我知道如何自衛。但我母親卻不能照顧自己，她抵擋不了他的毆打，但也抵擋不了他的吻，因為她愛他。我可不願愛一個人愛得因為他而生病而不幸。」

「啊，妳終究還是個小孩，說的話一點也不懂得世事。妳以為每個男人都像妳那可憐的父親一樣，都拿自己的妻子當做出氣桶嗎？妳不看見左鄰右舍的夫妻，都是恩愛而和諧地生活在一起？」

「我父親如何對待我母親是誰也不知道的，因為她寧死也不會向別人訴苦。這一切都是因為她愛他。如果愛在妳應該呼救時卻使妳緊閉雙唇，或是使得妳應當自衛時無法自衛，那我絕不願把心許給一個男人。」

「我告訴妳，妳是個孩子，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祇要時候到了，妳的心根本就不會去問妳愛或不愛；妳滿腦袋的念頭到時都無關重要了。」——停了一會，又說，「那個畫家，妳也確信他會待妳兇狠嗎？」

「我看見他的眼神，像我父親求我母親原諒，說好話想抱她時的一樣。我認得那種眼神。那種眼神也會使得一個人無緣無故的毆打他的妻子。我看見這種眼神就駭怕。」

說罷她便頑固的不肯再開口，神父也沉默不語。也許他心裏還在演練一些動人的話要對她說，可是看見年輕渡船主人在她坦白完畢時，顯得不安的樣子，便沒把嘴張開。

兩小時的航行之後，船抵達了喀普里島的小港口，安東尼諾抱起神父涉過淺灘，恭敬地送到岸上，但是勞蕾娜不等他回來，撩起裙子，右手拎着木屐，左手提着小包，連忙涉水上岸了。